

# 高山仰止

釋演恩

福嚴佛學院第五屆

記得是高二的那年暑假吧！我在無意中覓得兩本書，一本是《虛雲老和尚年譜》，另一本則是印公導師著作的《中觀今論》。不過《中觀今論》，對當時完全看不懂的我而言，真有莫測高深之感。但在對未知的好奇心所趨使之下，越是不懂就越想弄個明白。因此，高三時買了全套的《妙雲集》。在看完〈平凡的一生〉後，隨即暗下決心，讀佛學院去！

《中觀今論》、《妙雲集》、〈平凡的一生〉——印公導師素樸、謹言的形影，模糊而巧妙的，就這樣輸入我的記憶庫存中。然而學院六年，雖然導師他老人家偶爾也回來學院住錫、為大家開示，偶爾也趁陽光微煦時在陽台上經行，或坐著閱讀書籍，而我卻只是從身語中感覺到老人家自律甚嚴，待人多為溫厚，除此之外，實在也談不上有什麼「高山仰止」的情懷！只知道讀書、考試、出坡、輪職事…不亦忙乎，至於什麼思想上的潛移默化等，還是等畢了業，游離在教界邊緣，方才真正感受到…。

離院多年，對於導師的核心思想——「人間佛教」，仍然覺得是生命中艱深的課題。此刻無論是在參學也好，或建道場、蓋講堂也罷，或是深入經教、四方弘化…似乎只要是受用於導師點滴的法恩，都莫不在此世間展現著人間佛教一方的特色。只是，如果不知其精髓，也可能就此…因建道場而忙碌地不知所云；因參學弘化而迷失純正方向；因深入經教而跳脫不出方格之間！正是因為「習以為常」，也可能匯成盲目的勇氣，把過程當成目的，誤以為是而勇往直前。

至此，究竟「人間佛教」的精髓為何呢？末學認為是「正法」。導師在《人間佛教論集》有寫道：「立本於根本佛教之淳樸，宏傳中期佛教（指「初期大乘」）之行解（天化之機應慎），攝取後期佛教之確當者，庶足以復興佛教而暢佛之本懷也歟！」文中解釋第一句「立本於根本佛教之淳樸」的主

要內容，指的是「現代的佛弟子，應重視律制的特質…律是『法』的一分，法的第一義，是八正道」。第二句「宏傳中期佛教之行解（天化之機應慎）」，明白的指出「中期是『大乘法』的興起，是菩薩行為本而通於根本佛法的。依涅槃而開展為『一切法不生』，『一切法空』說」。第三句「攝取後期佛教之確當者」，則說是「『後期大乘』的如來藏、佛性、我，經說還是修菩薩行的。」又說「古代經論，解理明行，只要確立不神化的『人間佛教』的原則，多有可以採用的…佛法是以不同的方法——世界，對治，為人，第一義悉檀，而引向佛法，向聲聞，向佛的解脫道而進修的。」這一整段文，在《人間佛教論集》第 33 頁至 43 頁的〈契理而又適應世間的佛法〉中，可一窺全貌。

今此引證，是覺得：不論是根本佛教的第一義悉檀；中期佛教的對治悉檀；亦或天化之機的世界悉檀；後期大乘的為人悉檀，種種的方便，不同的方法，其精要的意涵，都離不開「正法」。因為一旦偏離了正知正見的佛法，一切一切的身語意行就不過是人間的善惡行，人間善惡雖說與解脫的佛法不可能全然無關，但實質確是相去甚遠。既然還是身不由己地輪迴，迥異於菩薩隨願自在的示現，則又何以遑論入世的人間佛教呢？其次，人間佛教是菩薩大慈的悲願所潤澤的，然所謂的「慈悲」也還是出世的情操，絕非世間的博愛所能論同。所以，反過來說，如能深刻的體認到「正知見的佛法」，則種種展現在世間的相貌、方便、方法…就都能正視為過程，順向聲聞、向佛的解脫道去進修，不至於流連忘返，或誤入歧途了。故此，末學認為「正法」為「人間佛教」之精髓。

然如再追問何為「正法」哩？是八正道？緣起性空？是如來藏？…我想這就需用生命深切去證悟，以歲月不斷去熏修的一門學分！二月二十一日，打開信箱，方知《福嚴會訊》為導師百歲嵩壽在徵文…。回顧導師思想理念對我的影響——正是時時讓我駐足省思，再再修整，在這蜿蜒難測的學佛途徑中，不失卻對法抱持熱忱的一股力量！…而這股力量，也正是使我體解到「高山仰止」，並非全然是對人的崇敬，更是對法的無限珍重！…因此，雖非文筆精純，也藉此際會祈祝 導師

清朗朗的法智      真真切切的悲懷      常存人間      振聾發聵